

手錶與人權

翠袖乾坤
伍淑賢

蘋果公司推出智能手錶，由三百多美元起，分析家認為定價偏高，且用途有限，對消費者沒大吸引力。不過，蘋果打亂個別行業的往績實在太厲害，先後已徹底改變了唱片、電影、手機、電腦和零售業的原有生意模式，所以手錶業不敢怠慢，紛紛作出應變準備。即使今次蘋果手錶銷情欠佳，也不表示智能手錶沒有前途，就像智能手機一樣，智能手錶將來應會是人手一部，問題是有何種功能和，和幾時開始普及而已。

近日看根據「四五千百元校長」呂麗紅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驚見」片中楊千嬅和古天樂這對中產夫妻，用的仍是三星般揭露蓋式(SG)手機，只有文字短訊，甚麼表情公仔、社交媒體一概未有，而當時不過是二零零九年，只六年前而已！當時誰又會想到，今天就連阿公阿婆都會用(G)手機，玩(What)app玩得亦樂乎？如果今天預言六年之後，我們的手錶，計時已是次要，反而用來廿四小時監察我們的脈搏、心跳、血壓、血糖等健康指數，也不為奇。當然這對「入伍」和「登六」年齡群的人會特別吸引，但智能手錶要取代現用手錶，還必須讓年輕人覺得沒它不可，這就要再下點功夫。

不過，即使只做到上面的健康指數監察，提供基本數據分析，已是天突破，我們與醫生的關係必會開始改變，對醫療行業一定有衝擊。其實早有人預言，智能手錶勢將成為消費者的「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即把我們的一切量化，例如身體狀況和日常生活模式，這其實很令人興奮。試想現在的體檢，即是最簡單的驗血，私家醫生動輒要八九百元一次，公立醫院不錯是免費，但輪候時間太長，不是辦法。將來智能手錶如能解決這些問題，讓我們免費或以極低費用，隨時取得自己的實時身體狀況數據，就如當年開放電訊和電話市場一樣，真正把通訊民主化，實是功德無量，改變世界。掌握自身健康資訊也是基本權利，期待這天早日來臨。

琴台聚
黃仲鳴

文人讀寫之所，每喜以齋名之。在下亦不免俗，每易一處，心境興趣之變，即起一名以誌之，如「龍龜並蟲齋」、「半山居」、「浪遊齋」、「粗茶齋」等。所謂「粗茶齋」，乃崇尚「粗茶淡飯」，不食不妒老即休。

「粗茶淡飯」是其中一境界。大酒大肉的日子應「休」了，遂起名「粗茶齋」，過平常日子。汪曾祺有書曰《家常酒菜》，「家常」二字，即「平常」也，只不過我嗜茶，酒少喝了。而汪老到老，仍是酒個不休，他的「家常酒菜」，和我之「粗茶淡飯」自是有所不同。

汪老說：「家常酒菜，一要有點新意，二要省錢，三要省事。偶有客來，酒渴思飲，主人捲袖下廚，一面切蔥薑，調作料，一面仍可與客聊天。」很多很多年前在北京，與古劍夜訪汪老，客沒「酒渴思飲」，汪老卻已「主渴思飲」了，吾等自當陪之。而汪老下廚，煮餃子饗吾等，談情談景，如昨也。

汪老的「家常菜」，如拌菠菜、拌蘿蔔絲、乾絲、炸瓜皮、松花蛋拌豆腐、芝麻醬拌腰片等，汪老俱一擅之，還有一味「塞餡回鍋油條」，卻是他的創製，並云「任何菜譜所不載，很多菜都是饑人瞎琢磨出來的」。這道菜如何做，特為汪老張揚，錄之如下，可待方家照辦煮碗炮製出來，以紀念乎！

海闊天空
蘇狄嘉

馬來西亞這個東南亞國家，可說是種族宗教熔爐，看似互相排斥，卻又隱隱和諧並存。

紅牆綠瓦的關帝廟(C Guan Di Temple)位處吉隆坡唐人街中心，建於一八八七年，隸屬廣肇會館的產業，成立初期專門處理華人事務和供奉關聖帝君，是吉隆坡做生意的華人重要的聚會點、信息交流和信仰中心，其展現高度的中華古典藝術成就的建築，目前也已被列為古蹟保護。

半日寺廟遊

關帝廟當年以中國廟宇的傳統形式建成，從雕樑畫棟、屋瓦、屋檐、對聯、神龕、匾額到雕刻品等，就可展現極高的中華古典藝術成就，特別是銅香爐、一對銅花瓶和一把大關刀，分別刻有「光緒戊子年，光緒十四年」及廣東省城元和製造的字樣，見證了關帝廟百年歷史的價值存在，乃鎮廟之寶。據說廟宇內的一磚一瓦一木等材料，都是經專人從中國採購，並經一個多月之水路才運抵吉隆坡。

逛完唐人街後，來到關帝廟斜對面的馬里安曼興典廟(Sri Mahamariamman Temple)，是一座印度教的廟宇，建於一八七三年，是吉隆坡最古老的印度廟。馬里安曼印度廟供奉的是馬里安曼女神，她是印度神話中的雨露之神，掌管婚姻生育，據說也能治百病，所以普遍受到印度人的崇拜。

進入印度廟就跟清真寺一樣，都要脫鞋。印度廟的風格都挺類似，大門上的高塔站滿了無數的神明，色彩繽紛，而這些神明的模樣都活靈活現，富有感情。印度廟的色彩相當華麗，而且神像雕刻相當地多，都是小小的人物像造型，每個神明的樣貌都不一樣，也有象頭人身、猴頭人身的神明，相當有趣。印度廟宇人的感覺是生動活潑，與中國廟宇那種莊嚴的氣氛相異其趣！

逝去的汪老。
「油條兩段拆開，切成寸半長的小段。拌好豬肉（肥瘦各半）餡，餡中加鹽、蔥花、薑末，加少量榨菜末或醬瓜末、川冬菜末，亦可。用手指將油條小段的窟窿捅通，將內餡塞入，逐段下油鍋炸至油條挺硬，肉餡已熟，撈出裝盤。」

這道汪氏遺業，他曾自評云：「此菜嚼之酥脆。油條中有硯，略有鹽味，比炸春卷味道好。」是乎？可惜未曾品嘗，然既愛吃炸春卷，既「比炸春卷味道好」，料亦香口也。

饒嘴的汪曾祺，筆下有不少有關「食」，如《我的祖父祖母》中，即記下四時特色食物，如逢年過節，祖母親自下廚，做的魚圓非常嫩。端午，包粽子。中秋，「洗「連枝藕」——藕得有五節，極肥白，是供月亮用的。做糟魚，糟魚燒肉……醃鹹蛋。入冬，醃菜。醃「大鹹菜」，用一個能容五擔水的大缸醃「青菜」……醃芥菜。醃「辣」——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醃，過年時間醃，色如淡金，辣味沖鼻，極香美。」這都是汪氏家族的家常菜。還有一味「風雞」，也是汪老的至愛，「大公雞不去皮，揉入粗鹽，外包荷葉，懸之於通風處，約二十日即得，久則愈佳。」

看汪曾祺的作品，有食有飲之處，即記之在紙，照而製之。我想，若開一家「汪曾祺私房菜」，必能招得四海文化之士紛至沓來，一嘗汪菜，一品他的獨門「回鍋油條」，再而杯酒下肚，談文論藝，不亦樂乎！

放鴨記

提起放鴨子，現在的孩子大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小時候，放鴨子是我每次放學回家必做的一件事情。每當我走近鴨棚時，鴨子便簇擁着朝我歡叫，彷彿我成了眾多粉絲如癡似狂追捧的大明星一樣，但我不是什麼大明星，而鴨子們也不是我的粉絲，不會拿着筆和簽名本爭着要我簽名，也不會爭着要和我合照。鴨子們看見我來，簇擁着朝我歡叫是因為牠們知道我要幹什麼，鴨子們的興奮絕不亞於那些如癡似狂的粉絲，但牠們的頭腦彷彿是清醒的，並且非常現實。

不錯，鴨子們已經習慣了我出現的目的，我要放牠們去戶外吃野食了。這個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很獨裁，太不夠意思了，整天把鴨子們關在棚子裡，不讓牠們出去，好像故意不給自由一樣。我知道，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是受到憐憫心和同理心的影響。其實，鴨子就是鴨子，牠們不會像人類一樣有情感，會思考，有追求自由的願望，牠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到戶外吃野食去，別無其他。是的，我是要放鴨子們出去吃野食，這幾乎是我那個時候每天必須做的一件事情。趁放鴨子之機，我也會到附近的小河裡去抓魚，這應該是最快樂的時刻。

但是，有時候鴨子們是十分不領情的，我好心放牠們出去吃野食，給牠們自由和快樂的時光和空間，牠們卻常常把我戲弄得淚眼汪汪。也許是鴨子們在棚子裡關久了，一放出去就開始狂歡。那個時候，鴨子都放在野外的稻田裡，當莊稼剛

長高的時候，稻田裡可供牠們吃的東西少了，不一會兒，牠們就會從這田到那田去，又從那田到別的田去，等要把牠們趕回家時，已經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只好到處找。由於莊稼們都長高了，看不到牠們的影子，真是急死了，尤其是傍晚的時候，有時候找到天黑還找不到，大人們也擔心死了。等到把鴨子趕回去後，大人們肯定還要訓幾句。這是應該的，因為自己沒有把鴨子放好，而大人們每天忙着下地幹活已經快累壞了。放鴨子彷彿也是我小時候的一門課堂。

其實這還不算什麼。有一次，我把一群鴨子放到屋後的河裡去遊玩，可是這群貪玩的鴨子那天也不知為什麼，下水以後就不想上岸，臨近傍晚時，我要把牠們趕回家，可是任憑我怎麼趕，鴨子不上岸就是不上岸，我從岸這邊趕牠們，牠們跑到那邊去。我又從那邊去趕牠們，牠們跑到這邊去，等我到這邊要把牠們趕上岸時，又爭先恐後、撲通撲通又下水了，又游向對岸去，就這樣來來回回折騰了許多次，眼看天又要黑了，我急出了眼淚。那條河雖然改道，但河水還很深，而且寬處尚有六七十米，根本過不了，每次過去都要繞到一個圈子，這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而言，真的是叫天不應，哭地不靈。學會放鴨子有時也是挺難的。

果然，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等我快要將鴨子趕上岸時，眼看鴨子又要撲通下水，心裡一急，手中的長竹竿用力一掃，不小心打中一隻鴨

子的頭部，那隻鴨子當場在水裡歪着頭打轉，翅膀張開撲打着水面。我一看，也當場嚇壞了。還好，這群搗蛋的鴨子可能也意識到自己闖禍了，竟開始一隻一隻乖乖地游上岸，自己回到棚子裡去。我提著那隻被我打暈了的鴨子猶豫着不敢回家，心裡面害怕極了。那個時候養鴨子其實也不容易，一年到頭，輪到自己吃的不多，大都抓到市場上去賣，而我卻把一隻大肥鴨打暈，回去肯定要挨罵一頓的。正當不知所措時，我急中生智，突然想到有一種可以救活這隻鴨子的辦法。可是，轉念一想又生怯了，因為這種辦法唯有回到家裡才有用，而此時不知道大人們從田裡回家了沒有，懷着忐忑的心情，十分不安地回到家裡，發現大人們還沒回家，鬆了一口氣，趕緊把鴨子放在地板上，又趕緊拿來一個大木盆把它倒扣住鴨子，然後用手輕輕震動那個大木盆，只聽彭彭彭地響，一陣子以後，翻開那個大木盆，我發現那隻大肥鴨並沒有像傳說中醒來，心裡愈發焦急和害怕，於是，又拚命地扣着那個大木盆，儘管聲音響個不停，可是鴨子就是不醒來……那個晚上，由於害怕，我躲到屋後的草垛裡。之後，我聽見了父母親焦急地四處尋找，喊着我的名字，我能夠體會到母親當時的心情，終於回家了，準備讓父母親一頓痛罵，哪怕是一頓痛打，但是當母親看見我回家的時候，並沒有痛罵我，更沒有打我，母親看見那隻癱放在家裡的鴨子，心裡面其實已經全明白了，她不忍心再打我罵我，只讓我趕快吃飯。母親說：「天這麼晚了，你跑哪去了？飯菜都涼了，剛溫熱，快點吃。」我一聽，眼淚汨汨地往下流，一邊吃飯一邊抽泣……

如今想來，青少年時期放鴨子的經歷實在是一

筆豐厚的財富。當然，身處那個年代的孩子是不會那樣去想的，只有等到長大以後，在另一種生活狀態下回想過去，才會覺得可貴。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當懂得珍惜的時候，其實已經失去或者錯過了，而對待正在經歷的一切，總會有不耐煩或不堪承受的感覺，人生真是一本永遠也讀不完的書，而且愈讀愈精彩。當然，有些人根本沒耐心去讀這本書，只當匆匆過客。其實，這也會有自己的精彩，至少也會滿足於自己的風景。現在的孩子們大都不再用放鴨子，很多孩子甚至可能不知道放鴨子到底是怎麼回事。時代不同，人的經歷也會不同，但不知某些經歷的失去是好是壞，或許其實也沒什麼，用不着擔心，或許現在的孩子只要學會彈鋼琴就可以了，但總是或多或少會讓人擔心什麼，因為有些心靈的磨礪還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它會讓童真更純樸、更閃亮。現在的我，正努力學會用感恩的心情去回望過去，也因此更懂得珍惜。



■放鴨是樂趣，也是門學問。

網上圖片

周曉沛大使的「我們和你們」

見多識廣
尹樹廣

近幾年，周曉沛大使「退而不休」，筆耕不輟，先後出版了《中蘇中俄關係親歷記》、《大使札記——外交官是怎樣煉成的》兩本回憶錄。他不僅自己講外交官的故事，還組織同道者講故事。新年伊始，他再出版了《我們和你們（中國和俄羅斯的故事）》一書，這回的身份換成了主編。幾天前，我收到他寄來的簽名書，忍不住捧讀起來。新書收錄的首篇文章是中國前駐蘇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前駐烏克蘭大使張震寫的。張大使是「蘇（聯）東（歐）」資深外交官，職業生涯三分之一在蘇聯度過。文章由八個小故事組成，文字清新，字裡行間透出對蘇聯和俄羅斯人民的愛。第二個小故事令我印象深刻，寫的是蘇聯著名漢學家齊赫文斯基院士。齊院士最早職業是資深外交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宣告成立後，時任蘇聯駐華使館公使的他（大使在廣州），代表莫斯科向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遞交了蘇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照會。

上世紀五十年代，張震初出茅廬，齊赫文斯基在蘇中友協工作，二人在莫斯科常見面。齊氏告訴他，自己在列寧格勒大學語言學院學習漢語，漢語很難學，全班二十八個學生只剩下他和一個女生，所以提前一年被調到蘇聯外交部工作。一次，莫洛托夫外長要他給孫中山的兒子孫科當翻譯。你懂英文嗎？「孫解釋一見面竟問他：『年輕人，你懂英文嗎？』」孫解釋道，「我雖然不是中國人，但講不好中文，我說的中文在中國沒有人能聽懂。」齊赫文斯基說，幸虧當時學了點英文，總算對付過去了。

說來也巧，我在二零零九年九月底曾目睹齊院士的風采並當面交談。當時，他在女婿陪同下專程從莫斯科飛到北京，出席中俄友協舉行的紀念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座談會。談話中，他深情地回憶起六十年前親手向周總理遞交照會的情景，表示中俄人民友誼必將發揚光大。這裡還有個小插曲，老人當時雖屆九十一高齡，但堅持「十一」那天一定要上天安門城樓出席慶典活動。最後，中俄友協一個身強力壯的處長把老人背上了天安門，了卻老人的心願。我見過張震大使，但他尊重歷史、敢說真話的品格讓我充滿敬意。他的第六個故事說的是戈爾巴喬夫，讚揚戈氏對復興中蘇友好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寫道，戈爾巴喬夫主政蘇聯，中蘇關係才發生轉折性變化，一九八九年五月訪華更實現了兩國兩黨關係正常化。戈氏出發去北京那天，張震去莫斯科機場送行。戈氏對他說，此次訪問很重要，對兩國關係的恢復和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我堅信訪問一定能成功。戈氏返國時，張震又去機場迎接，戈氏對他說，這次訪問圓滿成功了，他很興奮。

蘇聯解體後，出於意識形態等原因，內地有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掘墓人」，因此對他的歷史作用和地位持否定態度，「談戈色變」。這是不尊重歷史、不尊重客觀實際的表現。一位與戈氏熟稔的北京好友曾告訴我，戈氏下野後，曾數度表示想再回中國走走看看，但一直沒有下文。戈氏執政時，對內奉行改革和新思維政策，對外致力於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正常化。客觀而言，中俄關係能發展到今天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高水水平，戈氏的奠基性作用功不可沒。我們中國人常將「不忘記老朋友」掛在嘴邊，但這樣對待戈爾巴喬夫是不公平的。

周大使告訴我，他正在籌備下一本書《我們和你們（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故事）》，還盛邀我寫一篇絲綢之路的故事。真心希望周曉沛大使的《我們和你們》一直寫下去，用一個個真實感人的故事架起各國人民友誼的「書橋」。

興建三跑道不容緩

思旋天地
思旋

「興建三跑」成為近日最熱門的話題，傳媒、群眾議論紛紛。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傲視周邊，得來不易，如果無視現有兩條跑道使用率即將飽和的問題，航空樞紐地位將受到威脅，加上亞洲其他機場亦有不同的擴建計劃，其中新加坡正在研究興建第五條機場跑道，如香港不及時興建第三條跑道，只會將新增的客貨量拱手讓予其他機場。猶記得當年香港十號貨櫃碼頭計劃一直討論而沒有落實，白白錯過增強實力的時間和機會，結果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吞吐量失去全球一哥的位置，我們應該引以為戒，不要讓航空客貨業步上貨櫃碼頭業後塵。

第三條跑道系統發展方案已於今年三月十七日在行政會議通過，其實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機場籌劃興建時，當時中英兩國進行談判，並由當時英國首相梅傑與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北京簽署，而香港政府負責管理及建設。刻下香港的發展，正是《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提供條件和採取措施，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

由於三跑方案造價高達一千四百十五億，是為香港歷來最昂貴的基建項目，大眾或會有所疑慮，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承諾社會人士若對興建第三跑道有不同看法和疑問，政府願意共同詳細研究。既然政府已經作出承諾，社會各界就不因為政見不同，作出無謂爭吵，為反對而反對，應拋開分歧求共識，務實討論優化有關方案，為香港的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星之子陳易希

淑梅足跡
車淑梅

星之子陳易希在電台《舊日的足跡》宣布他談戀愛了，女朋友正是他的公司合夥人MAY。二人為科技大學同學，當年攜手參加校內一百萬元創業大賽，憑着為意粉屋設計了好使好用的電子餐牌，獲獎後，更贏得了MAY的芳心，畢業後，一起創業。難怪他們旗下推出過不少有關男女戀愛的傑作，易希開言哈哈大笑：「我們只是為年輕人喜好着想，加上哥哥也是搞新攝影，所以在這方面較容易取得資訊罷。我的靈感有些來自大學功課，當年的資料都保存着，以備日後加以發揮；第二多看電影，特別是科幻片，給我無限的創意空間。我感到腦袋想出來的點子不單靠自己，可能上天也在幫助我。」

是2008年在天上發功嗎？這顆位於木星與火星間的小行星，十年前為表揚十六歲的中學生陳易希在發明上的成就，將之命名為「陳易希星」。難道威力仍在？「當然不會，我要向前望，不會再停留在中學階段，證書也送給母校保管，期望他日有更代表性的作品放在自己的公司內。」

易希的傑作甚多，其中中學時代創作了一隻可以感應心臟狀況的手錶，假如佩戴者心跳異常，即會自動通報醫生及家人，可惜此手錶沒有繼續研發和推出市面。易希強調，「現今世代人類生活不只衣食住行，更不能缺少電腦和科技，香港科技人才輩出，有視野、聰明，可惜發揮空間太狹窄，往往被外地挖走了。假若本地擁有協助科技發展的平台，官民合作將令科技界如虎添翼，故此創新及科技局實在有成立的必要。」

我們這位土生土長的發明家，是經過排除萬難才達至成功的。當年的中四學生成績平平，卻終日沉迷研究機械人，師長不斷提醒做事要懂分輕重和取捨，會考最重要，原來他心中早有打算，把書本統統放下勇往直前，「我自知並非讀書材料，倒不如將時間花在鑽研發明之上，因為研發一件產品由A至Z，中間遇上種種難題，都要尋求解決方法，從中學習了解和各種知識。」

陳易希為了參賽更要跑到海外去解釋機械人的運作，中文中學學生英文水平不及外國人，但為了從二千多支隊伍中突出圍出，在苦練底下，英文突飛猛進了。他憑着會考十二分得到科技大學校長朱經武的賞識破格被大學錄取了，成為佳話。其間父母可有擔心過兒子十二分的出路呢？「沒有，我要多謝父母給我很大自由度，讓我決定自己的路向，我從未擔心自己的出路，未必一定讀上大學才有前途，正如我很多有創意的朋友一樣，他們都發展得非常成功。」

易希的成功來自父母的放手教育，若果雙親由小易希拆CD機已開始阻撓，相信今天香港沒有星之子陳易希。